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聖子命其親屬皆歸省御之德齊聖湖與處地存統緒無懈與聖靈都昇洗纓

宋紀一百二十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尙書左僕

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退詣常御

殿門進名奉慰以帝在諒闇故也 金主朝太皇太后

於明德宮頒行女直小字封大司空完顏昱爲王 辛

卯金宣議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克弼迪功郎楊憑獻書

于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論和議三策
上策還宋梓官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
中策守兩河還梓官下策以議和款兵邀歲幣出其不
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官爲請
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
宋昌後頗用其言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
發帝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
它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
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來歸當駐蹕建康以
俟經營 己亥僞齊武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

歸問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帝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

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竢畢復

還合肥

攻吳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謀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毫陳蔡諸郡率其

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佗措置未進一步潰亾者五六萬

眾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紀係此事于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于

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誤也

是日金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嚙貝勒

舊佗兀魯

字董今改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嚙

副之永壽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烏嚙同知德州未幾

忽報烏嚙以女直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
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
泄卽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嚙引眾入城不爲備安時
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納之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使進兵恐它時不免議論謂朝
廷失此機會請召諸大將問計帝曰不須恤此今日梓
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
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
賢于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帝以

爲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尙書禮部
侍郎 戊申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
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帝問
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尙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
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
故也自重兵如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
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扞行陸運調
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二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
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
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尙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

月已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它州如此
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帝乃命學士
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景璟行之 乙卯金改燕京
樞密院爲行臺尙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
劉筈竝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潘王
宗弼皆在軍中監軍杲屯長安右副監薩巴舊倫東屯
拔今改
鳳翔以新取河南陝州故也 二月丁巳擢尙書兵部
侍郎王庶試兵部尙書庶自荆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
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
賞是非耶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

苟委其權令於大臣而非其人則未有不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者晉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它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帝大喜之卽日遷尙書 戊午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錡對于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翼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淮數百里過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濶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

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
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
幾緩急之際易爲分合也 是日六宮先發帝召淮西
宣撫使張俊至官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
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帝諭之曰卿能
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識朕更有一二事戒卿
朕來日東去慎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悚息承
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帝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
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
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

如主也

金主如約羅

舊倫交刺今改

春水

癸亥帝發建康

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

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甲子帝次下蜀鎮

殿中侍御史張絢請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帝曰自

古人主所過皆有調復當議使實惠及人也絢又乞踈

決帝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

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帝次鎮江府 是日金

主幸天開殿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老

乞致仕帝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

賜翼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
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
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
澹在官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

戊辰帝次呂城鎮 己巳帝次常州 庚午帝次無

錫縣 辛未帝次平江 甲戌帝次吳江縣 丙子帝

次崇德縣 丁丑帝次臨平鎮 戊寅帝至臨安府

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
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畱守司公事 甲申中

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金以拉林水

舊倫來流
水今改

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

三月丙戌朔廣

西經畧司奏得安南都護府諜常道郡王薨謝今有遺
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
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麵
五十碩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
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將佐數人有稱中書
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己丑濟州防
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儻嗣濮王 庚寅禮部尙書劉
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尙書王庶充樞密副使 金以禁
苑隙地分給百姓 辛卯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
贈開封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
鼎畱身奏事帝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
密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
況自有闕是夕鎮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
敦復退而有憂色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
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
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 辛丑太
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官神御見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

請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 甲辰徽
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
終稅賦皆除之 戊申左正言李諒言金人入居汴都
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
興吾宋也臣願于淮南荆襄僑建西北諸州郡分處歸
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
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恤不異于閭里將見中原
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

撫司依累得旨措置 金以韓昉爲翰林學士 夏四月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請權于閏哀日以祖宗忌神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長之利凡爾見司羣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荒田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帝命庶行視東

關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并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係
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吳錫收繫
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
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王庶辭帝戒以張浚待諸將多
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
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
諸將不能恢復疆宇它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
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尙書金部員外郎晁謙
之竝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
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竝爲樞密行府諮

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鄺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
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
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
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丁卯金以靜江節度使
盧彥倫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命
其營建宮室止從儉素 己巳尙書刑部侍郎曾開試
禮部侍郎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焯畱身
求去時已詔焯免兼史事帝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焯力
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翼日上以諭輔
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

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畱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

知承州胡寅試尙書禮部侍郎 辛巳大常少卿蘇符

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請用熙寧故事移就來

年孟冬從之 壬午金主朝享于天元殿立費摩

舊倫
裴滿

今改氏爲貴妃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

帥魯王昌于邠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

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

而暗遣姦謀如此何故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

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係主上

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
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五月乙未祕閣修撰知
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初金制以遼宋取士之
法不同命南北之士各以素所習之業應試號爲南北
選己亥金主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壬
寅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
郎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
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
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王昌冒遣
使偕倫至京師倫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帝旨議和

時昌及太師宗磐密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思謀爲宣和時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帝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它可知 辛亥改命徵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疇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疇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疇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疇具陳敵情難係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疇

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旣而倫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往來館中議事 癸丑召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宜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六月乙卯朔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肖下等左迪功郎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竝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戊午金主至自天開殿 壬戌宗正少卿張

九成權尙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
卽賜田五頃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帝
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
屈已以冀和議之成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
可弛兵備參知政事劉大忠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
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
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
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
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部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
至使奔逸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

師至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蕃部皆有所卻於是遣使
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
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因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
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
之間一年半矣尙未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計又聞
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
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
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若我一
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陰謀祕計不得不遣使也
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

其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安用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旣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恤尙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旣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以充溪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之慮則三十萬兵宿于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于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

斯之疎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少未繫國之利害以獨弊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和議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爲謀深矣疏入不報直祕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壬申帝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

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
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
未至復上疏言宴安耽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
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
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夫商之高宗三年
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
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
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爲
心又何以爲容亦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

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止令趙鼎而下
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與國體爲宜又言
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數接待使
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酸輕侮肆志畧
無忌憚臣間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
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己其間雖
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
者曰和而已觀其旣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
騎赴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
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

於身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
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其可信不可
信乎劉豫雖然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見逐金人
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
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
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
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
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是也
金之疆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其意表氣先奪矣其
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

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臣頃與邊將大臣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它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

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徙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務劉時曰君爲我言於子尙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 丙子帝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肖交燕雲皆欲

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率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處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間思謀之來物議大訥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淡信爲言帝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於震怒趙鼎因請問密啟於帝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爲之者凡以爲梓官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它意不必以爲淡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官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爲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淡信苟得梓官及母兄今

日還闕明日檢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亮帝以爲然羣議遂息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丁丑金使福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入見思謀初至行在帝命與宰相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云有好

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曰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
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知政聚聽
惟王庶不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
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官事望少抑聖情
不須哀慟帝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
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相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
上閣門引思謀等陞殿帝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官
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
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
和議早成帝又諭日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

謀遣倫就驛燕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
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
年六十七中夕奏至帝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帝慘
然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亾同學之人今無存
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指奏
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
侯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
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
事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
是夏金左監軍完顏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

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貨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憤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迪和之名內則不忌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闕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

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承務郎嗣光後 戊子樞密副使王庶畱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人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醞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也臣又竊聽其說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

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
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
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亾畧盡
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俟稍平定必尋于
戈今欲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
設如金人未有動佗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
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
所憂者陛下之宗祏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路號奉使
者朝在泥塗暮陞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
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忠憤所激肆口

所言冒瀆天聽請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己丑故貴州
刺史狄流特贈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
康間爲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太原之破死焉其家訴
於朝乃有是命 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其軍前
守節不屈請優恤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
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尙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
人重其節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辛卯金左
副元帥昌朝于京師議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
議會東京畱守宗雋入朝議與昌合太傅宗幹等爭之
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

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
之有勿與便宗憲宗幹之弟也昌之弟勗亦以爲不可
既退昌責勗曰它人尙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
利國家豈敢私耶時太師宗磐位在宗幹上昌及宗雋
附之竟定議以地與宋 丁酉金使烏凌阿思謀以北
還入辭帝母及梓宮必掩泣羣臣莫不感動王倫偕金
使行趙鼎告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
豈可更議倫問議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
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卽清河
非大河也倫受之而去 金安春

舊倫按出詐今改

河溫壞廬

舍民多溺死 壬寅金左丞相希尹罷 丁未右武大
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
劄 辛亥詔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
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請
令錫戛戍帝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
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
退而語戚服帝知人 近制三衙管軍戛日內宿至是
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
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請依東京舊
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癸丑右諫議大夫李誼

引晉唐故事奏言今萬騎時巡官闕非曩之壯大禁衛非曩之眾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社稷之慮則未安也宜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千百饑餓者擁馬首而噪玠大怒曰吾當先斬勾亮祖然後自效以諭汝輩亮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肖相下及

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
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
於市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
十五斛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復其論玠曉然知利害
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
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
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
便之 八月甲寅朔金頒行官制 戊午詔曰日者復
遣使人報聘隣國中問諱日期還梓官尙虞疆場之臣
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眾心忽於遠圖安于無

事所以遏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圉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嚴飭屬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怠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間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癸亥回鶻貢於金

己卯金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癸

未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九月

甲申朔金以完顏爽爲會寧牧封鄧王乙未金主詔百

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 丁酉

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尙書省 戊戌金主朝明德

官 辛丑溫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之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興于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饋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倉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稍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它所然後推行從之 甲

辰金以完顏奕爲平章政事 丁未尙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
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
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
去非惟爾一心與子同德右僕射秦檜淡恨之 是秋
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翼州徙知拱州鄭瓊知博州悉
起京畿陝右在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
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僞麟府路經畧折可求因事至雲
中左監軍完顏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副元
帥魯王昌有割地南歸之議完顏杲恐可求失望生變

因其來見置酒酹之可求歸卒於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賜表表其勳勳績著御極精北湖寧感地方事務其勳勳績著御極精北湖寧感地方事務其勳勳績著御極精北湖寧感地方事務

一朱紀一百二十一

起著雍敦牂十月盡屠
維協洽五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冬十月甲寅朔金以御前管句契丹

文字德固爲參知政事 丙寅金主封叔宗強爲紀王

宗敏爲邢王太宗子和魯布等

舊作斛魯
補今改

十三人皆爲

王 金自晉王宗翰歿後太師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太

傅宗幹爭論于金主前卽止表求邊完顏勗曰陛下富

于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金主因兩解之宗
磐愈驕恣又嘗于金主前拔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
呵止之已巳金主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 辛未金
定封國制 癸酉金以東京畱守宗雋爲尙書左丞相
兼侍中封陳王宗雋入朝與宗磐深相結 甲戌特進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
校少傅奉國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
興府時秦檜黨侍御史蕭振等屢以浮言使鼎自去鼎
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
而伦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毀

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否則置之經筵時檜力勸
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
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
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
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
聖質英邁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
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
言而未幾復罷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旣
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
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

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凌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

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
彼已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
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
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迷遠智不通方伏望
速賜降黜或以適補執政闕員未便斥去乞卽特降處
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
之節已卯詔不許 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近
參知政事 丙戌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
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
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

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
鼎旣免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
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它日與呂
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
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
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
安不可不察會檜問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
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
臣亦疑之帝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
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旣而九成再章求

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除祕閣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 丁亥詔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
接伴大金人使過境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
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
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至供餽賜予
蠶耗國用財計闕乏贍國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丙
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
在外宮觀不許仍令赴內殿奏事 庚子參知政事孫
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

也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它情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病將死亾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

豫之後陰謀敗露杞榘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
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息我之兵
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僂也金人之兵內有
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晉日之勇銳所簽之軍
非若晉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猥深入
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
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
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
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
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管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淡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它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腳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道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係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以便醫藥帝乃許之 辛丑詔大臣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官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

梁汝嘉試尙書戶部侍郎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
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
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
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
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
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
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
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
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弟宗族
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

心所以屈已和我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
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
切由是秦檜惡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
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于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
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
都抗節全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
有是命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
史中丞時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已之說以爲此事當
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帝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
雖定而未敢舉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

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
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丞人皆駭愕 侍御史蕭振權
尙書工部侍郎振乞畱王庶故有是命 丁未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
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
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
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
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

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

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
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
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
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
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
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
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

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倉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亾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諠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懷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正人吁可憐哉頃者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

渴而近伴倉中書護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致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帝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

下洶洶上手割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置既而金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帝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慎密不敢漏言間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眾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

詳其本末至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議久遠銓身爲樞屬旣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微副本意在鼓眾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叙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日月間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眾之意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援敦復曰頃

嘗言檜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卽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卽追還矣 壬子改銓監廣州都鹽

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鉸銓疏於木監登聞院陳剛中以

敢送行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考異四朝聞見

錄云胡忠簡公銓以樞揀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所載疏語與宋史異又

云高宗震怒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啟上上怒爲霽遂貶僭耳案當時迫於公論改謫廣州不因人諫也

丙辰金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於乾元殿 張浚

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

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偕令彼中有故上下
分離天屬盡歸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
年之後人心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謠
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
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
讐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欲經理河南而
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凡五十疏皆不報
攷異張浚上疏不得月日徐氏後編載千紹興九年今
考張魏公事狀云金使將至浚上疏極言其非若在九
年則金使已返矣今岳飛在鄂州上言金人不可信
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人譏秦檜銜之

攷異

岳飛本傳不載上疏無日月今從
十將傳載于紹興九年十一月

十二月甲寅檢校

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
朝請從所請也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
馮楫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爲國信計議副使楫
旣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楫入對除楫故官與王倫偕見
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
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
以爲親雖悉意于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
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宐而應朕念陵
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漢惟

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
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
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爲兇悖初
投匭而未出已謄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
之計倘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故茲眩
視閱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
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請下此詔以戒諭之 戊
午秦檜以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爲宋
詔諭爲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帝
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宜

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
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已
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
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帝意亦不欲用
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帝乃許之 癸
亥金新宮成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
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均給
之以士儂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 庚午殿中侍
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邇郡如楚泗通秦淶
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

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欲省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勅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胄爲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使承旨錢恂副之。丙子金詔諭使尙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事以左僕射府總之。丁丑金立貴妃費摩氏爲皇后。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爲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官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有扇惑尙書省

榜諭 臺諫官句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事秦檜曰
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
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
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
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
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
爲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
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
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

寅句龍如淵與李諒入對帝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
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帝辭色俱厲如淵曰
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諒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
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

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求去矣

政異金使方在

臨安而秦檜求去宋史不載其事洪稚存曰此檜託詞以挾制高宗耳今從繫年要錄附書之翼曰帝

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金使商議以危言動
之金使張通古度不能強遂許之如淵又言講和之事
繫國利害禮文之閒所當商全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
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儇俗子素無循行近因

上書亦蒙召對淡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安有陳
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爲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
張壽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賊吏不當
由冗徵召對至是遂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
侍郎李珍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
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照中書舍人兼資善
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
入對上奏曰臣聞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是故人君
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眾而成違眾而敗者伏見今日
屈已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

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
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
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
今特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
土地未得何可遠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
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夫誘其衷敵
人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
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尙有可議豈
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
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

我之爲國日賸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眾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眾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爲敵所給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僞然後可從如

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庚辰尙書右僕射
秦檜見金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初欲行代受書禮檜
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照照舉書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之語檜悟於是帝不出檜攝冢宰受書張
通古欲索百官備禮以迎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
乘馬導從當時以檜首創和議致虧國體觀者莫不憤
歎攷異金史張通古傳云通古爲詔諭江南使宋史欲
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
子以河南陝西地賜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
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
遣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受皆如儀
與宋史異今以事理度之當時南宋翁能立國則代受
詔書自是實事金史或不免夸詞也今從宋史辛巳御史中丞句龍如淵言

今和議已定遣使歲必再三使者冠蓋相望於途矣欲
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
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
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給庶幾久而可行 是月虛恨
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執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
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爲虛以後爲恨
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
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
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于嘉州
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從人來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

警候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亡命蠻中教之大階
為遺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鄭延

既破第六將李世輔為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
同州及金廢偽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等潛謀遣使
臣白彥忠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外應是
冬左監軍完顏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薩巴舊作

束拔

改今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佯稱墜馬折臂伏兵州

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杲上馬欲挾以南歸

穆昆

舊作謀
克今改

固雲

舊作設
英今改

方索馬於外聞變不得入城

已閉薄至東門遇哈塔雅率騎三十餘遂相與斬門而

出世輔與親校崔臯拓跋忠等數十人自西門出且戰
且前至五丈原追騎益眾世輔謂曰迫我急卽急殺之
矣固雲等一進一退以綴之世輔度眾寡不敢乃解杲
縛折箭爲誓畱之路側固雲識杲聲與騎而歸時洛水
溢世輔無舟不得渡金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
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承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金人
所虜金以固雲爲安遠大將軍固雲洛索子也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

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
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

司農卿充伴送使 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

武軍節度判官驪公事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

攷異敕文有云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
繫年要錄以爲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照所草也東南述
間以爲秦檜門客 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
所代草今畧之

職守竝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

昨緣撫馭失宐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

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竝與理爲

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

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竝特取旨優異第賞

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竝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僭

賣資台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七

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竝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亾竝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竝放逐優未經叙用者與收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竝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竝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閣

門事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 戊子帝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旣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兗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 宗正少卿馮楫權尙書禮部侍郎 已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

東轉運副使胡紉白之肖肖通古乃自真和由淮西以
去世忠怒追扑欲殺之忭棄甲依岳飛軍中 庚寅以
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少師萬壽
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眾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
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
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
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竝開府儀
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
上表有云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
稽首以稱藩又言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勿宜論功
行賞取笑敵人秦檜惡之遂成仇隙吳玠在熙州其幕
客請爲賀表玠曰玠等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但當
待罪稱謝可也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于大內以舊
承慶院爲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
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甲午金人所命
知病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

人怒之 是日金右副元帥濟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
宿州金主詔河南吏民畧曰頃立齊豫以守南服累年
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畱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
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
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
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
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
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又命官吏
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

臨安府計度修建 戊戌以王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
封府尹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金
以左丞相宗雋爲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復以興
中尹完顏希尹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 己巳劉光世
爲陝西宣撫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
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賫告以賜帝因光世除命諭
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
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
力虛內以事外也 丙午徽宗大祥帝衰服御几筵殿
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

進名奉慰 熙河經畧使慕容洵叛洵在熙河十餘年
驍勇得眾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洵歎曰吾何面
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眾數千
洵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
彥率兵援之洵敗走其眾多降 二月癸丑京城副畧
守郭仲荀乞兵與糧帝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洵兵使百
姓安業畧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侵畧足矣
至於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它日置權場不
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
山曾不得尺帛斛米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

淮西宣撫使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

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丁巳郭仲

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

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

陝西宣撫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

致異

揮塵錄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叱奴
皇后陵寶以為名常避檜大怒東南逃聞作樓照言而
不從今畧之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李綱知潭州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觀文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提舉洞霄宮張

浚知福州建寧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解潛知邵州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
踐以來習于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
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
因其部分中以府兵之法使自爲守民必樂從詔東京
同畱守郭仲荀摺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
之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
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果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
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己巳翰林學士樓照兼侍

讀權尙書工部侍郎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
以遠郡處之 是日金主如瓦開殿 三月丙戌徽猷
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 戊子尙書吏部
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尙書尙書
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張誠試工部侍郎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
皇太后冊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冊兼篆寶寶用金冊以
珉石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

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及倫至東京見金石副元帥潘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文載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乃已接伴使烏陵阿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爲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爲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畱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于大名初金以宗輔子裒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裒悉遣其吏士

先行最後乃出卽下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禫祭
帝詣別殿行禮 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
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
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
兼畱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
興旣死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爲鄜延路兵馬鈐轄
移河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職如故
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
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靖
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

門閤乃以臻爲秉義郎閤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
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旣而曰劉豫國祚
不永者蓋由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辛丑翰
林學士兼侍讀樓照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卯陞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使 丙午金命

百官詳定儀制先是金制多襲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
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
人制度哉左丞相希尹曰爾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

丁未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
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潁順軍復舊縣名

皆僞齊所改也先是僞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 尙書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侍郎

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 夏四月癸丑環慶經畧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

容洧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無事實爲慶幸然洧實

不死李心傳云紹興十一年四月洧尙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丙辰

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翼日亦行之自是

四孟皆用此例 壬戌詔卜永固陵于西京 詔陞胙

城縣爲軍以東京畱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

陞名額以僂文移故也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
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
禮有隆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已爲君則兄之而已
望免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于內庭可也
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反也則不歸政恐
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于淵聖何益萬一歸
未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
臣馮楫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
于禁中羣臣遙拜于北官門外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
士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南京畱守 甲戌金百官朝參始用朝服 五月庚辰朔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事間邱昕權尙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彙權刑部侍郎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戊子太白晝見 判大宗正事士儻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儻等至河南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儻等入柏城披荆履藁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兵興以來久涸三使到水卽日大至父老驚歎

以爲中興之祥士儂等旣朝陵畱二日遂自鄭州歷汴
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
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于啟
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 癸卯起居
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
久矣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
在欲望明詔新羅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于通衢詔
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
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口言其不佞事下
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 乙巳金主至自天開殿

金使張通古之北還也見河南已置戍謂韓肖胄曰
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
取嫌疑若與師問罪將何以爲辭肖胄卽遣人馳告遠
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太傅宗幹且曰及其部署
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卽除通古參知行
臺尙書省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